

亲情的呼唤

高亚

中秋节后的一个中午,天气如伏天闷热。我带着太阳帽,穿着防晒衣,汗流浹背地快步走向红绿灯等待区。
“爹爹……爹爹……”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喊我,连忙转身回望,却没有发现人。
“爹爹,快上车!”我左侧又响起急促的呼喊声。随声望去,只见孙子摇下车窗边喊边招手要我上车。
“马上到家了,你们走吧。”我既惊又喜,挥手让他先走。
“天太热了,快上来吧。”孙子着急地催着我。马上就是绿灯了,为不妨碍后边车辆通行,也不让他再着急,我赶忙向车跑去,他已早早打开车门在等着我了。
“看,浑身尽是汗。”他摸着我的衣服心疼地说。“走过马路就到了家。”我解释着。“天太热,上车凉快些。”他那急切的神情,暖心的话语,不由我心头一热。
原来他妈妈驾车带他去接种新冠疫苗后回家,过了这个红绿灯到他家小区了。他是个懂礼貌、有爱心的孩子,自己坐车,不忍心我跑路。其实,他在车上叫我一声,或摆摆手打个招呼也就行了,然而,哪怕几步远的路,也要我上车后他才安心,他的言行,着实让我感动。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前年,射阳老家有几位朋友来扬州,晚上吃饭时,一盘点心端上了桌,他高兴得拿起筷子站起来,我以为他会先夹一个到自己的碗里,谁知他却将夹起的点心给左侧的妈妈,后又夹起一个放到右侧爸爸的碗里,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老家朋友也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一个小孙子,看到好吃的,首先想到爸爸、妈妈,真的不容易!”
孙子今年14周岁,出生在射阳,因他爸妈都在扬州工作,我和妻子在射阳上班,为方便照顾他,就让他上幼儿园。我边上班,边负责接送来送去。星期日不陪他玩游戏,就是带他去超市里的儿童乐园。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我讲故事给他听,起先还能搜肠刮肚讲些“乌鸦喝水”“龟兔赛跑”等童话故事,随着他听故事瘾越来越大,我不得不买来《安徒生童话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童话故事照本宣科,直到他心满意足、甜甜地进入梦乡。他到扬州上小学,我在行政单位退居二线后,被县国企聘用,为更好地照顾他学习,只好中途辞职到扬州继续服务他,我俩的感情也在亲密接触、友好相处中日渐增强。
我和孙子有个约定,他认真地读好书,我积极地写文章。在他小学期间,我出本书送给他,上初中、高中时再各出一本书送给他,以相互鼓励、加油。为此,我忙里偷闲,有感而发地写一些散文、随笔,发表在省市报刊和网络平台上,并收集整理,分别在他小学三年级和初一时出版了《大地的声音》《大地的怀想》两本书。明年下半年他就要考高中,我也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再出本散文集送给他,兑现承诺,激励其奋发。孙子也很上劲,在上小学期间,就在《扬州晚报》上发表了《翩翩起舞的丹顶鹤》《我的弟弟“小屁屁”》等文章。看来,我们祖孙俩都钟情于读书,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俩的亲情。
在行驶的车中,孙子看到我而呼喊我,看似件发生在家庭中平淡的寻常小事,但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却是件大事、好事。社会上时有抛弃亲生残疾儿女、不赡养父母、虐待老人等道德沦丧现象发生,令人揪心、担心。孙子呼唤我,他的举动既是亲情的表达,更是素养的体现。从小看大、由近及远,从他的举止中我欣喜地看到新时代青少年的品德和修养,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人,因具备美德而美好,国家,因充满美德而和谐,和谐社会需要正能量,美好生活呼唤着亲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美德,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传承和弘扬。



说起外公和外婆,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整日忙于农活,维持家庭生计。我出生后就被送到了外婆家,那年外婆56岁,自小在他们身边长大,我与他们感情笃深。同时,我也见证了外婆、外公平淡幸福的爱情生活。
我的外婆白皙漂亮,眼睛炯炯有神,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外婆一辈子没进过学堂,不识字,可在生活中却精明能干。与外婆相比,我的外公可是个文化人,为人憨厚朴实。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就考上了初中,那时家境贫穷,他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所以家里没准让他继续读书。事有凑巧,学业即将画上句号的外公在一次劳动中被锄头砸伤了右手,他因“失去劳动能力”得以继续读书,可家务劳动落到了外婆身上。那年外婆20岁,外公18岁,外婆是头一年进外公的家门,那年也是她持家的开始。就这样,外公在外而干事业大半辈子,外婆在家里操持家务大半辈子。

记得外公刚退休时,每天都愁眉苦脸,吃不下饭,因此瘦了好多。外婆担心外公身体,很心疼地安慰他说:“老头子,干了大半辈子了,该好好歇歇啦!”后来三姨把她家的那二分地给了外公来打理。自从有了那一片地,外公每天早上5点起床,蹬着三轮车带着外婆去地里溜达一圈,他们给蔬菜、花生、玉米浇水、除草……干得不亦乐乎。到收获时,外公会给我们亲戚们送上一份劳动成果,为此他有满满的自豪感。外婆看到外公很开心,欣慰了好多。后来,外公爱上了打牌,经常下楼和老友们打牌、聊天。细心的外婆发现石桌很凉,特意找了块柔软又耐用的布做成桌罩,并在四个位置分别缝了精致的小兜,方便他们装“战果”。牌友们都夸赞外婆的手艺好,外公听了甜甜地一笑。
在家里,外婆是“司令”,外公是“小兵”。平时买菜啥的,外婆只要说一遍,外公在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回来后,外公把买来的菜一一向外婆汇报:“大葱1.5元一斤,买了2斤;土豆8毛一斤,买了3斤……总共花了21.5元……”最后,外公不忘把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放进他们的小红箱里。
外公有自己的退休金,但他不喜欢乱花钱,只有外婆交代他需要买什么,他才会去买回来。外公节俭惯了,袜子烂了也不舍得扔。外婆给他缝补过的袜子,他说穿着舒服。外婆说:“日子虽然过得俭朴,但是跟着他,自己感觉很幸福。”
有时,外公对外婆也会“献媚”。记得有一年夏天,外公怕外婆在家孤单无聊,就买来一台电视机,外婆乐得不得了,一有空就躺在靠椅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跟着电视机里的戏曲哼唱着。最近,外公竟然带着外婆去拍了婚纱照。我跟外婆开玩笑地说:“我外公啥时候开窍了?!这么赶时髦,都带你去拍婚纱照了。”外婆看了我一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说:“谁知道他咋学会折腾了,那天非拉着我的手去照相馆不可。不过,他现在可知道心疼我了,冬天天冷,都是他主动刷碗。晚上还给我端洗脚水……这可真不是老伴啊!”
听着外婆的讲述,我很感动。外公外婆相扶相携,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70年。他们的生活让我懂得了: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简简单单更长久!

我的外公外婆

江正

打谷场记忆

颜良成

金秋时节,偶回故乡,连阡陌,满目金黄,收割机奔忙在稻海,大卡车拉着脱干扬净的稻谷直接送进仓库……昔日里打谷场上穿梭忙碌的景象杳无踪影。不由人从心底发出惊叹:科技改变世界啊!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才十来岁,生产队那打谷场好大。打谷场的北面是一幢五间土墙茅草房,那是生产队的粮食仓库;打谷场的西侧一长溜牛屋,是集集体耕牛越冬的地方;打谷场的东侧是一条人工河,将打谷场与外界隔离便于看守,同时也方便水上运输——交公粮和卖棉花。打谷场的南侧有几条道路弯曲迂回地通向四面八方。打谷场是生产队的人员、财物集散地,是全队的繁华所在,也是我们童年的乐园。
打谷场要数夏收和秋收最热闹了。每到夜晚,打谷场灯火通明,男女劳力集中在打谷场脱粒。一个夏收农民都要脱掉几层皮。秋收则不同了,天高气爽,冷热烈人,打谷场便成了我们的游戏场。一捆捆把把码放得整整齐齐,一垛垛辨次帮比,错落有致,我们穿梭其间,玩一种“偷是强盗强盗是兵”的游戏。小伙伴们分成两组,一组是“强盗”,躲藏逃避;一组是“官兵”,追拿缉捕。其实这就是“躲猫猫”的升级版。
上午,农人们将稻捆解开平铺在场上,形成一个偌大的圆。晒晒到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水牛套着轭头,拉着石碾,在养牛人的牵引下,由外而内地沿着水稻稻秆碾磨,将稻粒从稻秆上碾压下来,人们称这为“打场”。男女老幼的劳动力便在稻轮的阴影中阴凉,女人们传播着张家长李家短的新闻,男人们则吧吧嗒嗒地抽着旱烟袋,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着。只有不知疲倦的小孩,跟在水牛的身后,学着养牛人的样子,“驾——驾——”地吆喝着,还时不时地和养牛人一起放开喉咙“噢噢……来来……”地吼一段谁也听不懂的牛歌。
水稻稻秆被细细密密地碾压了一遍,水牛被解下轭头,卸下石碾,放入小河里浸凉。男女劳力瞬间忙碌起来,用铁叉将稻秆全部翻个身,继续平铺在场上,人们称之为“翻场”。翻好场,养牛人再次驾牛“打场”。如此反复三遍,直到稻粒全部脱离稻秆为止。
“打场”完毕,农民们用铁叉将糠草(脱光稻粒的秸秆)归拢到场地边,堆起了蘑菇状的高高的草堆。这是孩童们最爱的“滑梯”。我们爬上草堆顶端,仰面朝天,从顶部“咕噜”滑到了地上,惊险又刺激。玩累了,就钻进草堆里睡一觉,直到第二天早晨揉揉惺忪的眼睛回家。
糠草的下面是一层混合着碎草、瘪籽和泥土等杂物的稻粒,聚拢成堆后,将稻粒与杂物分开的程序叫“扬场”。这是一项技术活。有经验的农民看好风向,用木锨铲起一锨稻粒,扬向天空,借助风势,稻粒纷纷落下,碎草、瘪籽、灰尘等杂物被刮到了一边。两个农民,一左一右,木锨挥动,一起一落,仿佛一道道金色的虹在打谷场上空起伏,蔚为壮观。两人的中间,渐渐升起了一座金色的小山。有几次,趁着扬场的农人休息,我们也偷偷摸起木锨,铲起稻谷扬向天空,结果稻谷掺和着杂物从头顶落下,洒得我们像一只只泥猴。
稻谷扬净后,留足上交的公粮,其余分给农民算作一年口粮。粮食分完,剩余的粮食加上来年的种子全部存入仓库,交由保管看护。这叫“收场”,也宣告一年收获的结果。



打谷场上最紧张激烈的莫过于“抢场”了。麦收时节,雷雨频频,常常阳光照耀,万里无云,突然间乌云涌起,遮天蔽日,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打谷场上还摊晒着一场的麦子。雨情就是命令。此时,全队的男女老少,拿起自家的推把、扫帚、芭斗、畚箕等农具,从四面八方涌向打谷场,将麦粒堆积成堆,再覆盖麦草或柴席,即使从这里经过的毫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投入抢场。这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啊!我们小孩自然也不落后,和大人一样“丢了推把拿扫帚”,忙得不亦乐乎。抢场结束,人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打谷场上有了脱粒机,收割季节,隆隆的机器声代替了牵牛驾轭的吆喝声。分到户后,集体的打谷场开垦成了农田,一家一户门前的小广场承载了打谷脱粒的命运。进入新世纪,农民们的承包地陆续流转种到种田大户的手里,全面机械化彻底结束了人工打谷场的历史。
打谷场,在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技艺从农村彻底消失,只留在老一辈农民的记忆中。当然,消失的还有农村孩子们原始的游戏和亲近大自然的童趣。



千鹤湖畔 王万舜 摄

诗词中的重阳

邹德华

又到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敬老日,重拾许多重阳习俗的同时,重温诗词中的重阳,也是一大快事。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源自人类对天象崇拜,起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吕氏春秋·季秋纪》中收录,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这是重阳节存在的原始形式。在古代,九是非常尊贵的数字,它和“久”同音,表达了人们希望生命长久、长寿的美好愿望,而在现代重阳节被定为“老人节”,倡导人们敬老、爱老,则为古老的节日注入现代文明内涵,社会进步的时代必然。
正因如此,在我国几大传统节日中,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有浓墨重彩地描写,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至今能查阅到重阳节的诗词数量不少,几乎所有名人大家都有遗爱,说明重阳节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杜甫的《登高》,为志向远大而流涕甚广:“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所谓“悲情出诗人”,李白等都借秋之落叶、秋之萧瑟隐喻人生之秋,不少诗作都透着一股苍凉之感或失意之感。李白《宣州九日》:“九日茱萸熟,插茱萸伤白。”最乐观的当属唐代诗人刘禹锡作,“自古悲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不知注意到没有,唐代写重阳节的诗人中李姓的很多,流传下来的李群玉、李适、李益、李郢等,是否与当时的社会统治和背景有关不得而知了。唐代司空图能有五

首写重阳节的诗传世是例外,他的《丁巳重阳》“重阳未到已登临,探得黄花且独斟。自贺逢时能自弃,归鞭难拍马槽吟。”把离家守边人思念的心情写出来了。在重阳节的古诗中,都写到茱萸、菊花、酒,唐代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像孟大诗人清新之作的不多见,而怀秋伤感或借景寓情或借节况世者较多,这也从中读出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从唐宋元明清承下的诗词中,宋代李清照《醉花阴》写得倒很抒情:“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明清描写重阳的诗不多,明朝刘崧这首写得直白些:“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新月秋霜,繁星夜霜,一诗诗千年。
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挥笔写下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这首诗词因其雄伟壮阔的胸怀和跨越时间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千古绝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指出:“诗之基,真人之胸襟也。”“登高今夕事,九九是天长。”真正把重阳列为敬老爱老敬老孝老的节日,还是新中国和共产党人,把老人视为珍宝和财富,赋予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使古老的重阳节绽放现代光彩。

寒浸浸 暖融融

鲁善卿

接连几日高温后,一昼复一夜的风和雨,终于赶在寒露节气到来之前,将已迟滞了半年的寒意初初送入人间,送至人的眼前身上。“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飒飒风声,潺潺雨声,沙沙叶声中,于秋窗风雨之夕之晨,裸露着的腿脚臂膀,重又觉知到“寒浸浸”三个字的意味。
寒露了。“寒”字,首次出现在二十四节气名里,出现在白露节气的一个月后,序入深秋。“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也。”至此,气温由凉而渐转寒;露更重,露气重而稠,稠而将凝。再半个月,露就将凝而为霜,降临人间,现于夜间的泥土草木檐瓦上。
古人总结出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意思是,此一节气中,鸿雁排队列队大举南迁;雀鸟消失,湖里却突然生出很多条纹、颜色与雀鸟相似的蛤蜊,使古人误以为由雀鸟所幻化;菊于此此时,悉皆绽放出黄色花朵。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人们自黄河流域的气候、物候而观察总结出的四季规律。寒露时节的北地,冬的形态许已初具雏形,此时节的南域,秋的意味也应多已褪去。
这里,虽然白日依然固执地加热着,夜温确已颇低并仍在滑降。而且,近些日子落叶明显增多,扫之无尽似的,除了一只正由黄转绿的果仍被细条挟持着存留外,春时最爱最早萌生发的贴梗海棠枝条,叶早已尽数一片无留。紫藤叶正密集地凋零,风不摇而不摧也时忽地脱落,悠悠然飘坠。背阴处的蔷薇架几近荒芜,曾经一架姒妍满院香的盛况恍如并不真切的前生旧梦。月季花瓣散一地,那湿透了的乱红,在阴郁的风雨日子里看来,犹似曾经惊人美艳而终于不敌岁月刀锋的憔悴不堪的脸,愈具使人神伤的凄惨意味。芭蕉倒是继续依着墙角顽强地绿着,但阔大叶片已被风雨撕成了一路堵,风雨之中轻轻摇摆,宛如一面而不肯屈服的绿色破旗,而粗砺叶柄于转圆之际偶尔发出的低哑的嘎嘎声,听起来像是这暮之人抑制不住的沉重叹息。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虫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于此难推的深秋风雨之夕,曾比孤独守窗边的多思多情又多才的黛玉,闷制出了这首无比凄楚的《秋窗风雨夕》。但是紧接着,仁慈的他,却又特意安排给她这样一个情节:丫鬟忽报宝玉来了。宝玉披蓑戴笠蹒跚出现在她面前,甫一进门,他即一叠发问出如此之问:“今儿好了?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且一面说一面俯身照视,忙一手举灯起头一手遮着灯光,而她脸上照了一眼,觑着细瞧了一眼,笑道:“今儿气色好了!”
多么暖的画面,多么暖的情意!可被这样牵怀、体贴、怜惜的生命,即便短暂,也不孤独,不凄寒。读它,暖意不由也从心底生起,悄悄渗向唇边,眼角与眉梢。这寒浸浸之大背景里的小小的一抹融融融融,使宝黛所在的小说,使我身所在现实生活,尽显起伏跌宕,丰富多彩之美好。
深秋再往深处走,便是全然交由“寒”来主宰的长长的萧瑟之冬。而此时这寒向人体的“寒浸浸”之意,已足够使人重又觉出“暖融融”之亲切与可爱来。比如,宝黛融融融融的情意,猫暖融融的身体,你融融融融的笑容,我融融融融的记忆。而前脚踏碗里袅袅升起的暖融融的雾气……秋寒露重,愿君珍重,亦愿君于此寒浸浸之间,有幸多多集得些这样的暖融融。

母亲的国庆美食

金海芹

母亲这代人吃过苦,所以对新中国的感情更深。每年的国庆节,对母亲来说就像是春节,中秋一样,是个值得庆贺的节日。母亲是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总是把节日气氛搞得隆重些。
在母亲的概念里,喜庆的日子一定要用吃来表达,民以食为天嘛,好好吃顿饭就是最好的庆贺。国庆节正是秋收之时,母亲习惯就吃取材,做几道菜,庆祝国庆节的同时,也表达丰收的喜悦心情。
母亲做的第一道菜叫“大丰收”,就是把煮好的花生、毛豆、玉米拼在一个盘子里。一盘“大丰收”色彩搭配和谐,洋溢着丰收的气息。这时,父亲会在一旁解语母亲做的这道菜:“你妈做的这道菜寓意:现在生活好了,每年都会大丰收。我们的日子也会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和妹妹一边吃,一边使劲点头。
母亲做的第二道菜叫“大幸福”,原料是豆腐。母亲将裹了淀粉的豆腐炸成金黄色,再加入调料,撒上葱花。稍稍地一下,就可以吃了。豆腐谐音是“多福”,多被人用来做“吉祥菜”。我觉得幸福的味道就是这道菜的味道,香喷喷的,让人吃了还想吃。
母亲做的第三道菜叫“大团结”,其实就是一盘南瓜

范公堤颂

谷子

茫茫潮汐范公堤, 捍海波涛为子誓。 德政惠民声誉著, 巍巍功绩长流溢。



一只稍大的南瓜摆在盘子中央,边上再摆几个小南瓜饼,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金灿灿的南瓜饼,吃起来软糯可口,非常受家人的欢迎。母亲说:“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富强,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越好。”我笑着说:“妈,你高兴灵感便来了,这道菜创意真好!”母亲得意地说:“创意不敢说,我今天心情好,做出来的菜一定好!”
紧接着,母亲又端出了两道菜。母亲对我说:“你现在的书多了,你给这两道菜起个名吧!”我想了想,按照母亲的思路如法炮制。一只熟鸡上面撒了一层芝麻,取名“沧桑历程”,中国地图就是一只大公鸡,上面密密麻麻的芝麻代表沧桑历程。
糖醋鲤鱼做出出来灿灿的,翘头又翘尾,美观又好吃,取名“辉煌未来”。
母亲被我的“创意”逗笑了,说:“这国庆节也谈不上创意不创意,就是个喜庆。年年国庆这样过,一年更比一年好!”我点点头说:“妈,我现在已经继承了您的‘衣钵’。我家的这个好传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母亲听后开心地笑了。